

第一辑

水龙吟

心有雄狮

在陕北以北的草地
经历了一场大风

风是狂躁的
起初是一小股贴着地皮
后来是四面八方

地面上的风
尾部都向上挑
试图勾引天上的风
垂直向下吹

草被吹乱
像雄狮披散的鬃毛
一朵瘦小的野菊花
弯下腰躲进草丛里
我也闭上了眼睛

风在制造强大的噪音
试图要把花草吓死
风常幻想自己有很大的能力
我站在一旁窃喜
这混杂的噪音
恰好可以藏住雄狮的吼声

中国好诗

第二
卷

纸上的马

看到一张国画
一张白纸上只有两匹马
尾巴扬起蹄子腾空
大张着嘴
看上去就感觉到马们的急匆匆

两匹马的前面是一片空白
我想：
如果前面画一轮朝阳和一片青草
马们就是急着去吃早餐
如果画一枚夕阳和树林
马们就是在私奔

如果要我来补画
就给马身上画上鞍子和脚蹬
再配上一个箭囊
让它们去上战场
哪怕是一次练兵或演习

角力

半
张
脸

月亮飘向远方
乌云与夜媾和
我的全身被涂满黑色
天地间不再有路
也没有方向

黑夜有巨大的胃
我的思绪是一块石头
在夜里只有重量
没有形状

对付黑夜
要用一个清白的我加一个黑色的我
一颗善良的人心和一颗野兽的贪心

当黑风吹灭所有的词语
我心底藏着的阴暗
正在上升
并且比夜还黑

中国好诗

第二
季

半张脸

一个朋友给我照相
只有半张脸
另半张隐在一堵墙的后面
起初我认为他相机的镜头只有一半
或者他只睁开半只眼睛
后来才知道
他只看清了我一半

从此我开始使用这半张脸
在办公室半张脸藏心底下
读历史半张脸挂房梁上
看当下事半张脸塞裤裆里
喝酒说大话半张脸晒干了碾成粉末撒空气中
谈爱论恨半张脸埋坟墓里
半张脸照镜子
半张脸坐马桶上

就用半张脸
已经给足这个世界的面子

我有罪

我有罪
我没能站直腰杆挡住这股风
还弯下腰身
做了摧花折草的帮凶
这股风很强大
铺天蔽日
我被驱使着
风让我做的事我都做了
若不是一座山挡住了我
我已经彻底成为风的同伙

这是唯一能挡住这股风的山
是孔子关云长和李白三个壮汉组成的山
我靠着这座山根
才缓缓地把腰直了起来

我伸直腰回过头
看着那些倒伏的花草
一边行礼道歉
一边说：你们痛恨这股风的时候
也不必原谅我

中国好诗

第二
季

忘记一个名字

水是可以断流的
如泪与血液

水走了
河床张开许多唇
干裂地控诉
苍天用雾霾遮住耳朵

有几簇杂草
模仿鱼儿晃动着腰身
像河底吐出的火舌
也像为鱼们招魂的灵幡

在史册和地理志上
这原本是一条被喊做母亲的河
没有水就不是河也不是母亲
是一条烂抹布

河床里藏有千年的故事
一个老头曾说：逝者如斯
现在逝去的是水
风是知情者
经常扬起历史的腥味

河道枯了

月光走到这里也是枯的

两岸的人

依靠惯性还把这里叫做河

那些言辞凿凿的史册

正在习惯有名无实

半
张
脸

河水不知所踪

我们残存的泪和血液

还能流淌多少时日

中国好诗

第
二
章

我也是废铁

我喜欢车
喜欢跑动着的车
不动的车是废铁

很小的时候
我溜到路边去看车流
一看就是半天儿
妈妈找到我时，说
这孩子真淘气
我指着跑动的车，说
车才淘气呢

现在我依然喜欢跑动的车
而此时，我去开一个会
三环路上死堵
路面成了废铁垃圾场
我前后左右看一圈
发现我已经加入了废铁之中

屏幕上的我

几次在电视屏幕上露面
我都不敢看
一个化了妆的我
一个笑容和谈吐被编辑过的我
还是不是我

还是鼓足勇气看了屏幕上的我
那个离开了生活琐事的
那个没有私密情绪的
每说一个字先在嘴里校正三遍的我

许多朋友都说
屏幕上的我很成功
我突然惊愕起来
难道我体内真的藏着一个
大家都会满意
唯独自己不知道的我？

中国好诗

第二
卷

香气

朋友寄来一方砚台
雅致严肃得像一位古代君子
砚台是可以用来慢慢研墨的那种
砚台里还有一枝新鲜的梅花
飘出稚嫩的香气

朋友说：砚台是他淘的
梅花是他栽植的
那枝梅花枝干纤细花朵小巧
单薄得让我心疼
我在想：朋友折梅花时
一定是咬着牙眼睛看着别处

朋友是一位端庄的书生
砚台配上梅花是他的心境
也是他在揣度我的趣味
我凝视了一会儿
咬了咬牙
把它们收到书柜里

砚台我没使用过
梅花已经原姿态风干
我不会时常去看它们
心底却一刻不停地在惦记着

再写鬼吹灯

半
张
脸

有些人学鬼
见到发光的东西就想给吹灭

见到太阳
就鼓起腮帮子运气
运空气

见到高大的树
就哼哼唧唧
运鼻腔气

见到母牛
就收腹提肛
运肛气

尤其喜欢吹灯
据科学考证
没有一盏灯是鬼吹灭的

中国好诗

第
二
季

夏日观荷

办公室附近有一个荷塘
走到近处
花朵中有狮子的吼声
池塘边，鸣蝉在树上
制造谣言
风也张着饥饿的嘴

天上的云
模仿花朵碰撞抚摸窃窃私语

我闻风而逃
身后有饥饿的脚步追赶
走出很远，回头一看
荷花又恢复了清丽的姿态
荷花真的仅适合远观吗
荷花为什么不去远处开

炎热里，荷花的汗水
是否正酝酿惊雷

秋日观荷

一阵带刀的风
猎杀了所有的花朵

荷叶垂首
立着一个个昏黄的傍晚

荷花落进池塘
像一群待飞的蝙蝠

荷的枝干还继续挺着
是油将尽时坚持燃烧的灯捻

春华秋实都是梦
花朵仅是梦的替身

花期过后
就是长长的黑夜与落雪

绿色和芬芳是瞬间的
世界的本色是不能媾和的黑与白

中国好诗

第二
卷

芦花

那一片白色
是我最后的去处

鸟儿为觅食飞为求偶唱
我只为心底的风舞蹈

落到流水里是花
陷进泥沼也是花
喜欢芦花的人
才能闻到它的香

没有什么东西能躲过白色
政治经济历史
人与人的真情假意
都会归于清白

这一片白色
正漂洗我的骨头

磨刀

我有一把刀
是金银铜铁锡的合金铸造
我要磨这把刀
蘸着黄河水银河水
用泰山石
女娲补天的五彩石
细细地磨

把刀面磨得锃亮
能照出哪块云中有雨
能映出泪水里的盐分
能看清躲在身体里的暗鬼

刀刃一定要飞快
可以切断风
可以斩断光
削功名利禄为泥

太阳是刀
月亮是刀
我的肉身也是

中国好诗

第二
季

应变

乙未年是一阵风从身体里走了
把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
我成了一个真实的空壳

真实有时是空空荡荡
有时是故意却忘
有时是扭过脸去不看

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真实
自己感受的喜和忧都不真实

丙申年的风已经撞到我身上了
我还没想好
新的一年都往身体里装些啥

日升月落的时间改变了
风吹拂的方向改变了
我身体的内容也要变

是否把自己藏在骨头里
用一身不怕折腾的肉
去对付新的一年